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宋文鑑卷五十六 七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九千九百七十九 集部

宋文鑑卷五十六　　宋　呂祖謙　編

奏疏

上皇帝書　　蘇　轍

臣官至疏賤朝廷之事非所得言然竊自惟雖其勢不當進言至於報國之義猶有可得言者昔仁宗親策直言之士臣以不識忌諱得罪於有司仁宗哀其狂愚力排羣言使臣得不遂棄於世臣之感激思有以報為日

久矣令者陛下以聖德臨御天下將大有為以濟斯世而臣材力駑下無以自效竊聽之道路得其一二思致之左右茍懲創前事不復以聞則其思報之誠没世而不能自達是以輙發其狂言而不知止臣聞善為國者必有先後之次自其所當先者為之則其後必舉自其所當後者為之則先後並廢書曰欲升高必自下欲陟遐必自邇世未有不自下而能高不自近而能遠者然世之人嘗鄙其下而厭其近務先從事於高遠不知其

不可得也詩曰無田甫田維莠驕驕無思遠人勞心忉忉為田甫田而力不給則田莘而不治不若不田也思遠人而德不足則心勞而無獲不若不思也欲田甫田則必自其小者始小者之有餘而甫田可啟矣欲來遠人則必自其近者始近者之既服而遠人自至矣茍由其道其勢可以自得茍不由其道雖強求而不獲也臣愚不肖蓋嘗試妄論今世先後之宜而竊覸陛下施設之萬一以為所當先者失在於不為而所當後者失在於

太早然臣非敢以為信然也特其所見有近於是者是以因其近似為陛下深言之伏惟陛下即位以來躬親庶政聰明睿智博達宏辯文足以經治武足以制斷重之以勤勞加之以恭儉凡古之帝王曠世而不能有一焉者陛下一旦兼而有之矣夫以天縱之資濟之以求治之心施之於事宜無為而不成無欲而不遂今也為國歷年於兹而治不加進天下之弊日益於前世天下之人未知所以適治之路災變横生川原震裂江河湧

沸人民流離災害繼作歷月移時而其變不止此臣所以日夜思念而不曉疑其先後之次有所未得者也夫今世之患莫急於無財而已財者為國之命而萬事之本國之所以存亡事之所以成敗常必由之昔趙充國論備邊之計以為湟中糓斛八錢糴三百萬斛羌人不敢動矣諸葛亮用兵如神而以糧道不繼屢出無功由是觀之茍無其財雖有聖賢不能自致於跬步茍有其財雖庸人可以一日而千里陛下頃以西夏不臣赫然

發憤建用兵之策招來横山之民將奪其嶮岨破壞其國而後已方是之時夏人殘虐失衆横山之民猒苦思漢而又乘其荐饑茍加之以兵此非計之失者也然而緣邊無數月之糧關中無終歲之儲而所興之役有莫大之費陛下方且泰然不以為憂以為萬舉而有萬全之功既而邊臣失律先事輕發亦既入踐其國係虜其民矣然而陛下得其地而不敢收捕其人而不敢臣雖有成功而不敢繼也其終卒至於廢黜謀臣而講和好

夫陛下謀之於朞年之前而罷之於既發之後豈以為是失當而悔之哉誠無財以善其後耳且夫財之不足是為國之先務也至於鞭笞四夷臣服異類是極治之餘功而太平之粉飾也然今且先之此臣所以知其先後之次有所未得者也今者陛下懲前事之失出祕府之財徙內郡之租賦督轉漕之吏使備沿邊三歲之畜臣以此疑陛下之有意乎財矣然猶以為未也何者祕府之財不可多取而內郡之民不可重困可以紓目前

之患而未可以為長久之計此臣所以求效其區區而不能自已也善為國者不然知財之最急而萬事賴焉故常使財勝其事而事不勝財然後財不可盡而事無不濟財者車馬也事者其所載物也載物者常使馬輕其車車輕其物馬有餘力車有餘量然後可以涉塗泥而車不僨登坂險而馬不躓今也四方之財莫不盡取民力屈矣而上用不足平居惴惴僅能以自完而事變之生復不可料譬如弊車羸馬而引丘山之載幸而無

虞猶恐不能勝不幸而有陰雨之變陵谷之嶮其患必有不可知者故臣深思極慮以為方今之計莫如豐財然臣所謂豐財者非求財而益之也去事之所以害財者而已矣夫使事之害財者未去雖求財而益之財愈不足使事之害財者盡去雖不求豐財然而求財之不豐亦不可得也故臣謹為陛下言事之害財者三一曰冗吏二曰冗兵三曰冗費冗吏之說曰請原古之所以置吏之意有是民也而後有是官有是官也而後有是

吏量民而置官量官而求吏其本凡以為民而已是以古者即其官以取人郡縣之職缺而取之於民府寺之屬缺而取之於郡縣出以為守令入以為卿相出入相受中外相貫一人去之一人補之其勢不容有冗食之吏近世以來取人不由其官士之來者無窮而官有限極於是兼守判知之法生而官法始壞浸淫分散不復其舊是以吏多於上而士多於下上下相窒礕如決水於不流之澤前者未盡來者已至填咽充滿一陷於其

中而不能出故布衣之士多方以求官已仕之吏多方以求進下慕其上後慕其前不愧詐偽不恥爭奪禮義消亡風俗敗壞勢之窮極遂至於此夫人情紓則樂易樂易則有所不為窘則濫濫則無所不至今使衆人相與皆出於隘足履相躡肩肘相逮傍徨而不得進又將禁其奔走而爭先者茍將禁之則莫如止來者而闢其隘今也驅市人而納之不勝其多也設嶮於中塗而艱難之是以法愈設而爭愈甚惟陛下以時救之下哀痛

之書明告天下以吏多之故與之更立三法其一使進士諸科增年而後舉其額不增累舉多者無推恩其說曰凡今之所以至於不可勝數者以其取之之多也古之人其擇吏也甚精人知吏之不可以妄求故不敢輕為士為士者皆其修潔之人也今世取人誦文書習程課未有不可為吏者也其求之不難而得之甚樂是以羣起而趨之凡今農工商賈之家未有不捨其舊而為士者也為士者日多然而天下益以不治今世所謂居

家不事生産仰不養父母俯不恤妻子浮游四方侵擾州縣造作誹謗者農工商賈不與也祖宗之世士之多少其比於今不能一二也然其削平僭亂創制立法功業卓然見於後世今世之士不敢望其萬一也士之多不及於今世而功則過之無足怪者取之至少則人不敢輕為士其所取者皆州郡之選人也故為是法使人知上意之所向十年之後無實之士將不黜而自減且夫設科以待天下之士益將使其才者得之不才者不

可得也吾則取之而彼則不能得猶曰雖不能得而累舉多者必取無棄則是以官徇人也且累舉之士類非少年矣耳目昏塞筋力疲勸而後得數日而計之知其不能有所及也則其為政無所頼矣今有人畜牛羊而求牧既取其壯者又取其老者取其壯者曰吾取其力也取其老者曰吾怜其老也如怜其老而已則曷為以累牛羊哉苟誠以為有遺才焉則今所謂遺逸之書有以收之矣其二使官至於任子者任其子之為後者世

世祿仕於朝襲簪紱而守祭祀可以無憾矣然而為是法也則必始於二府法行於賤而屈於貴天下將不服天下不服而求法之行不可得也葢矯失以救患者必有所過而後齊臣非不知二府之不可以齒庶官也其三使百司各損其職掌而多其出職之歳月其説曰百司臣不得而盡詳也請言其尤甚者莫如三司三司之吏世以為多而不可損何也國計重而簿書衆也臣以為不然主大計者必執簡以御繁以簡自處而以繁寄

人以簡自處則心不可亂心不可亂則利至而必知害至而必察以繫寄人則事有所分事有所分則毫末不移而情偽必見今則不然舉四海之大而一毫之用必會於三司故三司者案牘之委也案牘既積則吏不得不多案牘積而吏多則欺之者衆雖有大利害不能察也夫天下之財下自郡縣而至於轉運轉運相鉤較足以為不失矣然世常以轉運使為不可獨信故必至於三司而後已夫苟轉運使之不可獨信而必三司之可任

則三司未有不責成於吏者豈三司之吏則重於轉運使歟故臣以為天下之財其詳可分於轉運使而使三司歲攬其綱目既使之得優游以治財貨之源又可頗損其吏以絶亂法之弊苟三司猶可損也而百司可見矣然而此三法者皆世之所謂拂世戾俗名怨而速謗者也今且將行之臣非敢犯衆人之怒而行此危事也以為有可行之道焉何者自臺省六品諸司五品一郊而任一人自兩制以上一歲而任一人此祖宗百年之

法相承而不變者也而仁宗之世則損之三載而考績無罪者遷其官自唐以來亦未始有變者也而英宗之世則增之此二者夫豈便於俗哉然而莫敢怨者以為吏多而欲損者天下之公議其不欲者天下之私計也以私計而怨公議其為怨也不直矣是以善為國者循理而不恤怨非不恤怨知其無能為也且令此三法者固未嘗行也然而天下亦不免於怨何者士之出身為吏者捐其生業棄其田里以盡力於王事而令也以吏

多之故積勞者久而不得遷去官者久而不得調又多為條約以沮格之減罷其舉官破壞其考第使之窮窘無聊求進而不遂此其為怨豈減於布衣之士哉鈞之二怨皆將不免然使新進之士日益多國力匱竭而不能支十年之後其患必有不可勝言者故臣願陛下親斷而力行之苟日增之吏漸於衰少則臣又將有以治其舊吏使諸道職司每歲終任其所部郡守監郡各任其屬曰自今以前未有以私罪至某贓罪正入已至若干

者二者皆自上鈞其輕重而裁之已而以宅事發則與之同罪雖去官與赦不降也夫以私罪至其贓罪正入已至若干其為惡也著矣而上不察則上之不明亦可知矣故雖與之同罪而不過令世之法任人者任其終身茍其有罪終身鈞坐之夫任人之終身任其未然之不可知者也任人之歲終而無過任其已然之可知者也臣請得以較之任其未然之不可知雖聖人有所不能任其已然之可知雖衆人能之令也任之以聖人之

所不能既不敢辭矣而況任人之所能顧不可哉且按察之吏則亦不患其不知也患其知而未必皆按曰是無損於我而徒以為怨云爾今使其罪及之其勢將無所不問陛下誠能擇奉公疾惡之臣而使行之陛下厲精而察之去民之患如除腹心之疾則其以私罪至某贓罪正入已至若干者非復過誤適陷於深文者也苟遂放歸終身不齒使姦吏有所懲則冗吏之弊可去矣

冗兵之說曰臣聞國朝創業之初四方割據中國地狹

兵草至少其後蕩滅諸國拓地既廣兵亦隨衆雍熙之間天下之兵僅三十萬方此之時屯戍征討百役並作而兵力不屈未嘗有兵少之患也自咸平景德以來契丹内侵繼遷叛逆每有警急將帥不問得失輙請益兵於是召募日增而兵額之多遂倍前世其後寶元慶歷之間元昊竊發復使諸道點民為兵而沿邊所屯至七八十萬自是天下遂以百萬為額雖復近歲無事而闗中之兵至於二十八萬舉雍熙天下之衆適以備方今

關中一隅之用兵多之甚於此見矣然臣聞方今宿邊之兵分隸堡障戰兵統於將帥者其實無幾每一見賊賊兵常多我兵常少衆寡不敵每戰輙敗往者將帥失利未有不以此自解者也夫祖宗之兵至少而常若有餘今世之兵至多而常患於不足此二者不可不察也兵法有之曰興師十萬出征千里百姓之費公家之奉日費千金内外騷動怠於道路者七十萬家而爱爵禄百金不能知敵之情者不仁之至也故三軍之事莫親

於閒賞莫重於閒閒者三軍之司命也臣竊惟祖宗用兵至於以少為多而今世用兵至於以多為少得失之原皆出於此何以言之臣聞太祖用李漢超馬仁瑀韓令坤賀惟忠何繼筠等五人使備契丹用郭進武宋琪李謙溥李繼勳等四人備使河東用趙賛姚内斌董遵誨王彦昇馮繼業等五人使備西羌皆厚之以關市之征饒之以金帛之賜其家屬之在京師者仰給於縣官貿易之在道路者不問其商稅故此十四人者皆富厚

有餘其視棄財如棄糞土賙人之急如恐不及是以死力之士貪其金錢捐軀命冒患難深入敵國刺其隂計而效之至於飲食動靜無不畢見每有入寇輙先知之故其所備者寡而兵力不分敵之至者舉皆無得而有喪是以當此之時備邊之兵多者不過萬人少者五六千以天下之大而三十萬兵足為之用今則不然一錢以上皆籍於三司有敢擅用謂之自盜而所謂公使錢多者不過數千緡百須在焉而監司又伺其出入而繩

之以法至於用間則曰官給茶綵夫百餘之茶數束之綵其不足以易人之死也明矣是以今之為間者皆不足恃聽傳聞之言采疑似之事其行不過於出境而所問不過於熟戶茍有籍口以欺其將帥則止矣非有能知敵之至情者也敵之至情既不可得而知故常多屯兵以備不意之患以百萬之衆而常患於不足由此故也陛下何不權其輕重而計其利害夫關市之征比於茶綵則多而三十萬人之奉比於萬人則約衆人知目

前之害而不知歲月之病平居不忍棄闤市之征以與人至於百萬則恬而不知恠昔太祖起於布衣百戰以定天下軍旅之事其思之也詳其計之也熟矣故臣願陛下復修其成法擇任將帥而厚之以財使多間諜之士以為耳目耳目既明雖有强敵而不敢輙近則雖雍熙之兵可以足用於今世陛下誠重難之臣請陳其可減之實何者今世之强兵莫如沿邊之土人而今世之惰兵莫如内郡之禁旅其名愈髙其廪愈厚其廪愈厚

其材愈薄往者西邊用兵禁軍不堪其役死者不可勝計羌人每出聞多禁軍輙舉手相賀聞多土兵輙相戒不敢犯以實較之土兵一人其材力足以當禁軍三人禁軍一人其廩給足以贍土兵三人使禁軍萬人在邊其用不能當三千人而常耗三萬人之畜邊郡之儲比於内郡其價不啻數倍以此權之則土兵可益而禁軍可損雖三尺童子知其無疑也陛下誠聽臣之謀臣請使禁軍之在内郡者勿復以戍邊因其老死與亡而勿

復補使足以為内郡之備而止去之以漸而行之以十年而冗兵之弊可去矣冗費之説曰世之冗費不可勝計也請言其大與臣之所知者而陛下以類推之臣聞事有所必至恩有所必窮事至而後謀則害於事恩窮而後遷則傷於恩昔者太祖太宗敦睦九族以先天下方此之時宗室之衆無幾也是以合族於京邑久而不別世歷五聖而太平百年矣宗室之盛未有過於此時者也禄廩之費多於百官而子孫之衆宮室不能受無

親疎之差無貴賤之等自生齒以上皆養於縣官長而爵之嫁娶喪葬無不仰給於上日引月長未有知其所止者此亦事之所必至而恩之所必窮者也然未聞所以謀而遷之古者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而七以人子之愛其親推而上之至於其祖由祖而上至於百世宜無所不愛無所不愛則宜無所不廟苟推其無窮之心則百世之祖無非廟而後為稱也聖人知其不可故為之制七世之外非有功德則迭毀春秋之祭不與

莫貴於天子莫尊於天子之祖而廟不加於七何者恩之所不能及也何獨至於宗室而不然臣聞三代之間公族有以親未絶而列於庶人者兩漢之法帝之子為王王之庶子猶有為侯者自侯以降則庶子無復爵土蓋有去而為民者有自為民而復仕於朝者至唐亦然故臣以為凡今宗室宜以親疏貴賤為差以次出之使得從仕比於異姓擇其可用而試之以漸凡其秩禄之數遷叙之等黜陟之制任子之令與異姓均臨之以按察

持之以寮吏威之以刑禁以時察之使其不才者不至於害民其賢者有以自效而其不任為吏者則出之於近郡官為廬舍而廩給之使得占田治生與士庶比今聚而養之厚之以不訾之禄尊之以莫貴之爵使其賢者老死鬱鬱而無所施不賢者居諸隘陋戚戚而無以為樂甚非計之得也昔唐武德之初封從昆弟子自勝衣以上皆爵郡王太宗即位疑其不便以問大臣封德彝曰爵命崇則力役多以天下為私奉非至公之法也

於是疏屬王者降為公夫自王以為公非人情之所樂也而猶且行之今使之爵祿如故而獲治民雖有內外之異宜無有怨者然臣觀朝廷之議未嘗敢有及此何者以宗室之親而布之於四方懼其啟姦人之心而生意外之變也臣切以為不然古之帝王好疑而多防雖父子兄弟不得尺寸之柄幽囚禁錮齒於匹夫者莫如秦魏然秦魏皆數世而亡其所以亡者劉氏項氏與司馬氏而非其宗室也故為國者苟失其道雖胡越之人

皆得謀之苟無其釁雖宗室誰敢覬者惟陛下蕩然與之無疑使得以次居外如漢唐之故此亦去冗費之一端也臣聞漢唐以來重兵分於四方雖有末大之憂而餽運之勞不至於太甚祖宗受命懲其大患而略其細故斂重兵而聚之京師根本既强天下承命而服然而轉漕之費遂倍於古凡今東南之米每歲遡汴而上以石計者至五六百萬山林之木盡於舟楫州郡之卒獘於道路月廩歲給之奉不可勝計往返數千里饑寒困

廹每每侵盜雜以它物米之至京師者率非完物矣由
此觀之今世之法直以其力致之而不計其患非法之
良也臣願更為之法舉今每歳所運之數而四分之其
二即用舊法官出船與兵而漕之凡皆如舊其一募六
道之富人使以其船及人漕之而所過免其商稅能以
若干至京師而無所欺盜敗失者以今三司軍大將之
賞與之方今濵江之民以其船為官運者不求官直蓋
取官之所入而不覆較者得其贏以自潤而富民之欲

仕者往往求為軍大將以此推之宜有應募者其一官自置場而買之京師京師之兵當得米而不願者計其直以錢償之夫物有常數取之於南則不足於北捨之於東則有餘於西此數之必然而不可逃者也今官欲買之其始不免於貴貴甚則東南之民傾而赴之赴之者衆則將反於賤致賤必以貴致貴必以賤此亦必然之數也故臣願為此二者與舊法皆立試其利害而較其可否必將有可用者然後舉而從之此又去冗費之

一端也臣聞富國有道無所不卹者富之端也不足卹者貧之源也從其可卹而收之無所不收則其所存者廣矣從其無足卹而棄之無所不棄則其所亡者多矣然而世人之議者則不然以為天下之富而顧區區之用此有司之職而非帝王之事也此說之行於天下數百年於茲矣故天下之費其可已者常多於舊臣不敢遠引前世請言近歲之事自嘉祐以來聖人迭興而天下之吏京秩以上再遷其官天下郡守職司再補其親

慼自治平京師之大水與去歲河朔之大震百役並作國有至急之費而郊祀之賞不廢於百官自横山用兵供億之未定與京西流民勞徠之未息官司困乏日不暇給宗室之喪不俟歲月而葬臣以此觀之知朝廷有無足卹之義臣誠知事之既往無可為者然茍自今從其可卹而收之則無益之費猶可漸減此又去冗費之一端也臣不勝拳拳私憂過計為是三冗之說以獻伏惟陛下思深謀遠聽斷詳盡於天下之事無所不矚臣

之所陳何足言者然臣愚以為苟三冗未去要之十年之後天下將益衰耗難以復治陛下何不講求其原而定其方略擇任賢俊而授之以成法使皆久於其官而後責其成績方今天下之官泛泛乎皆有欲去不久之心侍從之臣逾年而不得代則皇皇而不樂今雖不能使之盡久然至於諸道之職司三司之官吏沿邊之將佐此皆與天子共成事者也天下之事將責成之而不久其任開其源者不見其流發其謀者不見其成功此

事之所以不得成也陛下誠擇人而用之使與二府皆久於其官人知不得苟免而思長久之計君臣同心上下協力磨之以歲月如此而三冗之弊乃可去也然而為此則猶有所患何者今世之士大夫惡同而好異疾成而喜敗事苟不出於已小有齟齬不合則羣起而譟之借如令使按察之官任其屬吏歲終而無過此其勢必將無所不按得罪者必將多於其舊然則天下之口紛然非之矣不幸而有一不當衆將羣指以罪法一不

當不能動不幸而至於再三雖上之人亦將不免於惑衆人非之於下而朝廷疑之於上攻之者衆而持之者不堅則法從此敗矣葢世有耕田而以其耜殺人者或者因以耕田為可廢夫殺人之可誅與耕田之不可廢此二事也安得以彼而害此哉故夫按人而不以其實者罪之可也而法之是非則不在此茍陛下誠以為可行必先能破天下之浮議使良法不廢於中道如此而後三冗之弊可去也三冗既去天下之財得以日生而

無害百姓充足府庫盈溢陛下所為而無不成所欲而無不如意舉天下之衆惟所用之以攻則取以守則固雖有西戎北狄不臣之國宥之則為漢文帝不宥則為唐太宗伸縮進退無不在我今陛下不事其本而先舉其末此臣所以大惑也臣不勝憤懣越次言事雷霆之譴無所逃避

宋文鑑卷五十六

宋文鑑卷五十七

宋 呂祖謙 編

奏疏

論呂惠卿 蘇轍

臣聞漢武帝世御史大夫張湯挾持巧詐以迎合上意變亂貨幣崇長犴獄使天下重足而立幾至於亂武帝覺悟誅湯而後天下安唐德宗世宰相盧杞妬賢嫉能戕害善類力勸征伐助成暴斂使天下相率叛上至於

流播德宗覺悟逐杞而後社稷復存蓋小人天賦傾邪安於不義性本陰賊尤喜害人若不死亡終必為患臣伏見前參知政事呂惠卿懷張湯之辨詐兼盧杞之姦凶詭變多端敢行非度見利忘義黷貨無厭王安石初任執政用之為腹心安石山野之人强狠傲誕其於吏事冥無所知惠卿指摘教導以濟其惡青苗助役議出其手韓琦始言青苗之害先帝知琦樸忠翻然感悟欲退安石而行琦言當時執政皆聞德音安石惶遽自失

亦累表乞退天下欣然有息肩之望矣惠卿方爲小官自知失勢上章乞對力進邪說熒惑聖聽巧回天意身爲館殿攝行内侍之職親往傳宣以起安石肆其偽辨以難琦說仍爲安石畫刼持上下之策大率多用刑獄以震動天下自是諍臣吞聲有識喪氣而天下靡然矣至於排擊忠良引用邪黨惠卿之力十居八九其後又建手實簿法尺椽寸土檢括無遺雞豚狗彘抄劄殆遍專用告訐推析毫毛鞭箠交下紙筆翔貴小民怨苦甚

於苗役又因保甲正長給散青苗結甲赴官不遺一户上下騷動不安其生遂致河北人户流移雖上等富家有驅領車牛懷挾金銀流入襄鄧者旋又興起大獄以恐脅士人如鄭俠王安國之徒僅保首領而去原其害心本欲株連蔓引塗汚公卿不止如此獨頼先帝天資仁聖每事裁抑故惠卿不得窮極其惡不然安常守道之士無噍類矣既而惠卿自以贓罪被黜於是力陳邊事以中上心其在延安始變軍制雜用蕃漢上與馮京

異論下與蔡延慶等力爭惟黨人徐禧助之遂行其說
違背物情壞亂邊政至今為患西戎無變妄奏警急擅
領大衆涉入彼境竟不見敵遷延而歸糜費資糧棄捐
戈甲以巨萬計恣行欺罔坦若無人立石紀功使西戎
曉然知朝廷有吞滅靈夏之意自是戎人怨畔邊鄙騷
動河隴困竭海內疲勞永樂之敗大將徐禧本恵卿自
布衣中保薦擢任始終協議遂付邊政敗聲始聞震動
宸極循致不豫初實由此邊釁一生至今為梗及其移

領河東大發人牛耕葭蘆吳堡兩寨生地捍以重兵方敢布種投種而歸不敢復視及至秋成復以重兵防捍收刈所得率皆秕稗雨中收穫即時腐爛惠卿張皇其數牒轉運司交割妄言可罷饋運其實所費不貲而無絲毫之利邊臣畏憚皆不敢言此則惠卿立朝事迹一二雖復肆諸市朝不為過矣若其私行嶮薄非人所為閭閻下賤有不食其餘者安石之於惠卿有卵翼之恩有父師之義方其求進則膠固為一更相汲引以欺朝

廷及其權位既均勢力相軋反眼相噬化為讐敵始安石罷相以執政薦惠卿既已得位恐安石復用遂起王安國李士寧之獄以梔其歸安石覺之被名即起迭相攻擊期致死地安石之黨言惠卿使華亭知縣張若濟借豪民朱華等錢買田産使舅鄭膺請奪民田使僧文捷請奪天竺僧舍朝廷遣蹇周輔推鞫其事獄將具而安石罷去故事不復究案在御史可覆視也惠卿言安石相與為姦發其私書其一曰無使齊年知齊年者馮京

也京安石皆生於辛酉故謂之齊年先帝猶薄其罪惠
卿復發其一曰無使上知安石由是得罪夫惠卿與安
石出肝肺託妻子平居相結惟恐不深故雖欺君之言
見於尺牘不復疑問惠卿方其無事已一一收録以備
緩急之用一旦爭利遂相抉擿不遺餘力必致之死此
犬彘之所不為而惠卿為之曾不愧恥天下之士見其
在位側目畏之夫人君用人欲其忠信於己必取仁於
父兄信於師友然後付之以事故放麑違命也而推其

仁則可以託國食子狥君也而推其忍則至於殺君欒布惟不廢彭越之命故高祖知其賢李勣惟不利李密之地故太宗許其義二人終事二主俱為名臣者仁心所存無施不可雖公私有異而忠厚不殊至於呂布事丁原則殺丁原事董卓則殺董卓劉牢之事王恭則反王恭事司馬元顯則反元顯背逆人理世所共疑故呂布見誅於曹公而牢之見殺於桓氏皆以其平生反覆勢不可存夫曹桓古之姦雄駕御英豪何所不有然推

究利害終畏此人令朝廷選用忠信惟恐不及而置惠
卿於其間譬如薰蕕雜處梟鸞並棲不惟勢不兩立兼
亦惡者必勝況自去歲以來朝廷廢吴居厚呂嘉問蹇
周輔朱用臣李憲王中正等或以牟利或以黷兵一事
害民皆不得逃譴令惠卿身兼衆惡自知罪大而欲以
閒地自免天下公議未肯赦之然近日言事之官論奏
姦邪至於鄧綰李定之徒微細必舉而不及惠卿者葢
其凶悍猜忍如蝮蠍萬一復用睚眦必報是以言者未

肯輕發臣愚惷惷寡慮以為備位言責與元惡同時而畏避隐忍辜負朝廷是以不憚死亡獻此愚直伏乞陛下斷自聖意略正典刑縱未以汙鈇鑕猶當追削官職投畀四裔以禦魑魅

請分别邪正　　蘇轍

臣竊觀元祐以來朝廷改更弊事屏逐羣枉上有忠厚之政下無聚斂之怨天下雖未大治而經今五年中外帖然莫以為非者惟奸邪失職居外日夜窺伺便利規

求復進不免百端游說動揺貴近臣愚竊深憂之若陛
下不察其實大臣惑其邪説遂使忠邪雜進於朝以示
廣大無所不容之意則氷炭同處必至交爭薰蕕共器
久當遺臭朝廷之患自此始矣昔聖人作易内陽外陰
内君子外小人則謂之泰内隂外陽内小人外君子則
謂之否蓋小人不可使在朝廷自古而然矣但當置之
於外每加安存無失其所不至憤恨無聊謀害君子則
泰卦之本意也昔東晉桓温之亂諸桓親黨布滿中外

及温死謝安代之為政以三桓分涖三州彼此無怨江左遂安故晉史稱安有經遠無競之美然臣切謂謝安之於桓氏亦用之於外而已未嘗引之於内與之共政也向使安引桓氏而寘諸朝人懐異心各欲自行其志則謝安將不能保其身而况安朝廷乎頃者一二大臣專務含養小人為自便之計既小人内有所主故蔡確邢恕之流敢出妄言以欺愚惑衆及確恕被罪有司懲前之失凡在外臣僚例蒙摧沮盧秉何正臣皆身為待

制而明堂薦子止得選人蒲宗孟曾布所犯明有典法而降官褫職唯恐不甚明立痕迹以示異同為朝廷斂怨此二者皆過矣故臣以為小人雖决不可任以腹心至於牧守四方奔走庶事各隨所長無所偏廢寵禄恩賜常使彼此如一無迹可指此朝廷之至計也近者朝廷用鄧温伯為翰林承旨而臺諫雜然進言指為邪黨以謂小人必由此彙進臣常論温伯之為人粗有文藝無他大惡但性本柔弱委曲從人方王珪蔡確用事頗

指如意及司馬光呂公著當國亦脂韋其間若以其左右附麗無所損益遇流便轉緩急不可保信誠不為過也若謂其懷挾姦詐能首為亂階則甚矣蓋臺諫之言溫伯則過至為朝廷遠慮則未為過也故臣願陛下謹守元祐之初政久而彌堅慎用左右之近臣無雜邪正至於在外臣子以恩意待之使嫌隙無自而生愛戴以忘其死則垂拱無為安意為善愈久帝愈無患矣臣不勝區區博采公議而效之左右伏乞宣諭大臣共敦忠

義勿謂不預改更之政輙懷異同之心如此而後朝廷安矣

論省曹寺監法令繁密　　蘇　頌

臣聞在昔帝王之發號出令也必因時而施宜視俗而興化時朴野則濟之以文俗雕僞則示之以質隨變所適使民宜之故能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質文損益百世可知也國家劃五季之弊續有唐之緒累聖創制或草或因其道粲然於是大備仁宗皇帝以承平日久事

多因循曠然有改作之志故開廣言路整緝治綱至于
先皇帝遂大有為臺閣之務無所不舉然而事目寖廣
法令益繁陛下臨御之初深知其故推原先言稍加裁
損數年之間講明備至而法令之繁尚未盡革何以言
之先皇帝改定官制本欲憲章百王歸於簡要而奉行
之際羣臣不能究宣上旨各務便文字有未詳更復立
法積久不已遂致滋章故今日之弊良由關防傷於太
密而畫一傷於太煩則難於通融蓋省臺寺監萬務所

萃置長立貳承之以僚屬所以裁處事務助成至治也
茍不任職每事立條事務日新欲以有司之文而盡天
下之務雖使皐陶制法蕭何造律勢不能遍況百司所
職條目不同而一司之間又有細務或通於此而礙於
彼故有求之人不能卒曉遂至紛爭或經臺省投牒披
訴文移往復虛煩取會其可行者百無一二徒長奔競
無益風教夫關防密則有司執文重疊問難小或違戾
遂格而不行使有求者抑塞而不舒妄訴者牽制而不

斷近者陛下特軫宸衷將草其弊故丁酉詔書分命近臣抽索文案看詳點檢内有拘文害事不近人情者許并元條删改詔意如此可謂察見事情大慰羣望然而行移彌月取索甚多比至定達上省竟以有礙他條不能盡如詔書之意誠由關防太密之所致耳拘礙如此亦可以謂之弊矣誠能少損其文致而濟之以忠厚則三代循環之政亦不過此臣愚欲望聖慈特詔近臣遍行取索應省曹寺監用見條制格式仍名集諸司官吏

使之反復詰問看詳定達可删者删之可改者改之擇其要切者著為新令務從簡易使便於施用其餘令式所不能載者小事則從省曹長官專决大事則禀於朝廷薄書期會悉付衆僚催督結絶若官司措置失當及徇私廢公致有赴訴並委臺察糾案如得實狀其當職官吏次第書罰有涉欺妄亦行懲責如此則臺閣規模有宏遠之致朝廷法度循簡易之規矣

論人才

劉摯

臣竊以為治之道惟知人為難葢善惡者君子小人之分其實義利而已然君子為善非有心於善而惟義所在小人為惡頗能依真以售其偽而欲以善者飾故善與惡雖為君子小人之辨而常至於不明世之人徒見其須臾而不能覆其久也故君子常難進而小人常可以得志此不可不察也恭惟陛下承百年太平履大有為之會寤寐人物不次而用至於今日未見卓有功狀可以補國利民仰稱詔旨而中外頗有疑焉者此何謂

也豈所以用之者或未能盡得其人歟且以將命出使者言之其規畫法度始皆受之於朝廷也一至於外則大異矣興利於無可興草故於不可草州縣承望奔命不暇官不得守其職業農不得安其田畝以掊削民財為功以興起犴獄為材陛下振之均役之意變而為聚斂之事陛下興農除害之法變而為煩擾之令守令不敢主民生靈無所赴愬臣以謂此等非必皆其才之罪特其心之所向者不在乎義而已賞之志每在事先

公之心每在私後故顛倒繆戾久無所在其能少知治體有愛君之心出憂國之言者皆無以容於其間是故今天下有二人之論有安常習故樂於無事之論有變古更法喜於敢為之論二論各立一彼一此時以此為進退則人以此為去就臣嘗求二者之意蓋皆有所非樂無事者以為守祖宗成法獨可以因人所利據舊而補其偏以馴致於治此其所得也至昧者則苟簡怠惰便私膠習而不知變通之權此其所失也喜有為者以

謂法爛道窮不大變化則不足以通物而成務此其所是也至鑿者則作聰明棄理任智輕肆獨用強民以從事此其所非也彼以此為亂常此以彼為流俗畏義者以並進為可恥嗜利者以守道為無能二勢如此士無歸趍臣謂此風不可浸長東漢黨錮有唐朋黨之事蓋始於斯在易之象以君子道長小人道消為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為否傳曰惟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書曰皇建其有極又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

之路記曰一道德以同俗又曰舜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今天下風俗可謂不同情志可謂未明矣臣願陛下虛心平聽默觀萬事之變而有以一之其要在乎慎好惡任用而已爾前日意以為是者今求諸非前日意以為短者今取其長稍抑虛譁輕偽志近忘遠幸於苟合之人漸察忠厚慎重難進易退可與有為之士抑髙舉下品制齊量收合過與不及之俗使會通於大中之道然後風俗一險阻平民知所向而忠義之士識上之所

好惡無有偏陂莫不奮迅而願為之用則施設變化惟陛下號令而已臣謂方今之故無大於此惟陛下幸察

論分析助役　劉摯

臣昨日准聖旨批下司農曾布劄子為詰臣所言助役事尋已具分析奏聞去訖臣竊以耳目之於人也事物過者必見必聞以赴其心而心必受之未有不信其耳目而反以其能視聽為疑者先王以言置官代天子耳目内外相信無以異於一體之相為用也其言雖直必

容雖多必受則國家安治不然則反此故謗木諫鼓不設危亂之國鼎鑊斧鑕不在聖明之朝恭以陛下躬上聖之德好問樂善凡延見臣下雖賤官小吏必溫恭和容以訪逮之此堯舜之盛也然至於臣等以職事為言則使之分析者中外皆知非陛下意乃司農挾寵以護改作大臣設法以蔽聰明爾因事獻忠敢一言之令天下之勢陛下以謂安耶未安耶治耶未治耶苟以為未安未治也則以陛下之睿智言動起居躬蹈德禮夙夜

厲精以親庶政而天下未至於安治者將誰致之陛下即位以來注意責成倚以望太平而自以太平為己任得君專政安石是也三二年閒闔動揺舉天地之内無一民一物得安其所者葢自青苗之議起而天下始有聚歛之疑青苗之議未允而均輸之法行均輸之法方擾而邊鄙之謀動邊鄙之謀未艾而漳河之役作漳河之害未平而助役之事興其間又求水利也則民勞而無功又淤田也則費大而不效又省併州縣也則諸路莫

不彊民以應今又起東西府也則大困財力禁門之側斧斤不絕者將一年而未已其議財也則商估市井屠販之人皆名而登政事堂其征利也則下至於歷日而官自鬻之推此而往不可究言古之賢人事君行道必馴致之有漸持久而後成至於設施皆有次序今數十百事交舉並作欲以歲月變化天下使者旁午牽合於州縣小人挾附佐佑於中外至於輕用名器混淆賢否忠厚老成者擯之為無能俠少儇辯者取之為可用守

道憂國者謂之流俗敗常鬻民者謂之通變能附己者不次而進之曰吾方擢才不可拘者為名而斥之曰吾方行法凡政府謀議所以措置經畫除用進退獨於一屬掾曾布者論定然後落筆同列預聞乃在布後故奔走乞丐者布門如市雖然猶有繫國家之體而大於此者祖宗累朝之舊臣則鐫刻鄙棄去者殆盡國家百年之成法則剗除廢亂存者無幾陛下豈不怪天下所謂賢士大夫比歲相引而去者凡幾人矣陛下亦當察此

乎去舊臣則勢位無有軋己者而權可保也去異己者則凡要路皆可以用門下之人也去舊法則曰令所以制馭天下者是己之所為而陛下必將久任以聽其伸縮也嗟夫此事之實也其名則曰草敝而興治是以陛下樂聞其名而難察其實也夫賞罰號令乃陛下所以砥礪天下又鼓動四方以為勸信者今有人焉能舞公事以傾勳舊構大獄以逐宮吏其事是耶乃其職耳何至超任以為職司耶趙濟是也又有人焉以渭源田欺

罔始既以此得罪而終復以此增秩王韶是也程防事漳水以興大役困一方而無成功趙子幾挾情以違法禁按吏以防民言則皆置而不問乃是賞反施於聖人之所當罰罰不及於王法之所當誅也畿邑之民以助役為訴也陛下聖旨令名情願東明知縣以不能禁民有訴而被劾也陛下聖旨止令劾擅升户等之事二者皆獨斷之善政而中書皆格而不下此則陛下之號令不行也西師無功而曰非朝廷之本謀天下但見給軍

之費輦出於京師空名之誥馳下於西路又命一知制
誥於將幕使專代天子之言報復號令絡繹於道茍以
為非耶何不止之迨其事敗則曰非政府謀也損貴緡
錢以千萬計秦晉人之肝腦塗地産軍旅之怨結夷狄
之釁而不自請咎乃致陛下發中詔以責躬抑徽號而
不受忠義之士誰不痛心而疾首至如助役之法臣嘗
言之矣其條制纖悉臣雖未能究見然臣大意終以謂
使天下百姓賦稅貸責公私息利之外無故作法升進

户等使之槩出緡錢皆非為人父母愛養基本之所宜為者故臣謂之聚斂非妄言也陛下任遇輔臣如此其重而致主之術乃用此道是皆大臣之誤陛下而大臣所用者誤大臣也今既顛謬乖錯敗亂綱紀知天下之不容懼宸衷之回悟以謂雖中外之士畏避無敢言者然其尚敢言者獨御史有職爾故又使司農熒惑天聽作為偏辭令臣等分析以摧沮風憲之體難梗言路欲其憂憚苟容而緘默或欲擿其危言從而擠逐不知忠

臣節士雖戮辱不懼所以盡事君父之義耳今羌夷之
欵未入反側之兵未安三邊瘡痍瘢潰未瘳河北大旱
諸路大水民困財力縣官匱竭聖君恭勤思治萬方之
所知而在輔弼者方欲蔽天聰明使下情不得而上達
其何心耶臣願陛下思祖宗基業之艱難念天下生靈
之愁苦少回聖慮收還威柄深恐異時專權肆志將有
陛下所不能堪者則必至於虧失君臣之恩是今日養
之適所以害之也若夫馮京王珪同列預政皆依違自

固不扶顛危雖心悟其罪而無所捄正已之進退又媕
婀而不決皆非所謂輔臣之體臣四海之内孤立獨進
陛下過聽任以風憲嘗切思之近歲臺諫官疊以言事
罷免豈其言皆無補於事歟豈皆願為訐激險直之語
以自為名而絜去歟嘗以謂欲言政府之事者其譬如
治湍暴之水可以循理而漸道之不可以隄防激鬬而
發其怒不惟難攻亦為患滋大故臣自就職以來切慕
君子之中道欲其言直而不違於理辭順而不屈其志

庶幾愚忠少悟天聽而亦不敢婞然如淺丈夫以一言一事輕决去就致聖朝數數逐去言事者而無所裨補思以上全國體而下亦庶幾能久其職業而成功名兩月之間纔十餘疏其言及助法者止三疏耳當天下多事之時而臣言簡緩又不足以感悟則其負陛下已多矣不意大臣之怒以至如此令臣等分析分析之事前代無之祖宗無之近年以來乃為此法以摧言者之氣方陛下孜孜聽治喜於納諫而大臣所為則不得正目

而視此所以發臣之狂而不能默也伏願陛下深察事物之變用靖之治以休生民有所措置以大小緩急為先後之序以義利經權為本末之辨自茲凡有獻替於陛下者乞有以誘掖奬厲之罷分析之命以尊嚴朝廷而養多士敢言之氣臣不勝惓惓憤懣愛君待罪之心

請重修太學條制　劉摯

臣竊以學校之制生於教育人才非行法之地也羣賢衆聚師而齊之則誠不可以無法然而法之為學校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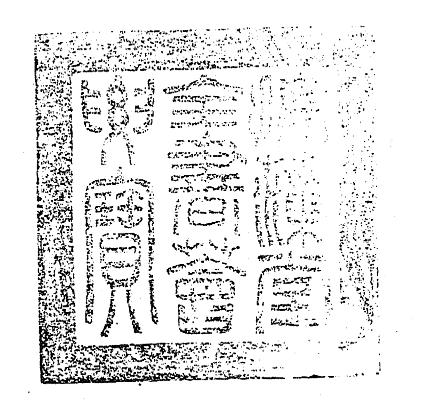
者宜有禮義存焉也往歲太學屢起大獄其事一出於
誣枉於是有司緣此造為法禁煩苛凝察士之學其間
者轉身舉足輙蹈憲網束濕愈於治獄條目多於防盜
上下疑貳求於苟免先王之意禮義科旨逝已盡矣法
有大可怪者博士諸生禁不相見教諭無所施質問無
所從但博士月巡所隸之齋而已謂如此則請問者對
衆足以為證左以防私請以杜賄謝嗟夫學之政令豈
不大繆先王意哉私請賄謝如是真可以絶之乎而又

齋數不一不可以隨經分隸也故使之兼巡如周易博士或巡治禮之齋禮學博士復巡治詩之舍往往所至備禮請問相與揖諾至或不交一言而退昔之設學校教養之法師生問對憤悱開發相與曲折反復諄諄善誘蓋其意不如是疎也其道不如是之薄也先王之於天下遇人以長者君子之行而報乎上者斯有禮也遇人以小人犬豕之道則彼將以小人犬豕自為而報乎上者不能有義也況夫學校之間哉太學自置三舍之

法寥寥至今未嘗應令成就一人豈真無人也主司懲前日之禍畏罪避謗士雖有豪傑拔萃之才誰敢題品以人物自任而置之上第哉則是先帝有興賢造士之美意而有司以法害之也臣愚欲望聖慈詳酌罷博士諸生不許相見之禁教誨請益聽其在學往還即私有干求饋受自依律勑仍乞先次施行外應太學見行條制委本監長貳與其屬看詳省其煩密太甚取其可行便於今者有所增損著為科條上禮部再行詳定上之

三省以聽聖斷

宋文鑑卷五十七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助教臣汪錫魁

謄録監生臣程元咢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宋文鑑卷五十八 九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宋文鑑卷五十八

宋 吕祖謙 編

奏疏

請修勑令 劉摰

臣竊以法者天下之大命也先王制法其意使人易避而難犯故至簡至直而足以盡天下之理後世制法唯恐有罪者之或失也故多張綱目而民於是無所措其手足矣世輕世重唯聖人為能變通之祖宗之初法令

至約而行之可久其後大較不過十年一變法豈天下之大民物之衆事日益滋則法不可以不密歟臣竊以謂非事多而後法密也殆法繁而後姦生也神宗皇帝達因革之妙慎重憲禁元豐中命有司編修勑令凡舊載於勑者多移之於令蓋違勑之法重違令之罪輕此足以見神宗皇帝仁厚之德哀矜萬方欲寛斯人之所犯恩施甚大也而所司不能究宣主德推廣其間乃增多條目離析舊制用一言之偏而立一法因一事之變

而生一條其意煩苛其文晦隱不足以該萬物之理達
天下之情行之幾時蓋已屢變今所謂續降者每半年
一頒每次不減數帙矣夫法者天下之至公也造之而
不能通故行之而不能久其理然也又續降多不顯言
其所衝改故官司州縣承用從事參差抵捂本末不應
非所謂較若畫一通天下之志者也臣愚以謂宜有所
加損潤澤之去其繁密合其離散要在簡易明白使民
有避而知所謂遷善遠罪之意伏望聖慈酌時之宜完

法之用選擇儒臣一二有經術明於治體練達民政者將慶歷嘉祐以來舊勑與新勑參照去取畧行删正以成一代之典施之無窮

論監司　劉摯

臣自待罪風憲屢曾以天下監司為言乞澄汰選擇誠以朝廷政令使監司得其人則推行布宣可以諭上指而究惠澤苟非其人則所謂徙善而已終於民不得被其利夫上之所好下必有甚朝廷以名實為事行總覈

之政而下乃為刻急淺迫之行朝廷以教化為意行寛厚之政而下乃為舒緩苟簡之事皆習俗懷利迎意而作故所為近似而非上之意本然也今雖因革之政有殊而觀望之俗故在但所迎之意有不同耳其為患一也昨差役之法初行監司已有迎合爭先不量可否不校利害一縣定差騷動一路者朝廷察其意固已黜之矣推此以觀人情大約類此且天下之事散在諸路總制于監司其大者治財賦察官吏平獄訟考疾苦苟使

者皆務為和緩寛縱苟於安静則事之委靡不振世之受敝不勝言也向來黜責數人者皆以其非法掊歛意在市進虐民甚者亦非欲使之漫然不省其職㕓所宜治之事謂之寛厚也昧者不達故矯枉或過其正臣謂此俗不可滋長須要大為之禁伏乞聖慈詔執事申立監司考績之制以常賦之登耗郡縣之勤惰刑獄之當否民俗之休戚為之殿最每歲終以詔誅賞仍自今歳始焉庶幾有所隐括裁制之使循良者不入于弛肅給

者不入于薄然後上副聖明制治用中之意夫察時之寛猛緩急觀俗之過與不及而張弛其政正今日事也取進止

論王中正李憲宋用臣石得一　　劉摯

臣切以陛下臨御以來運動政幾以時弛張述成先帝制法立法之意使光昭于天下利興害除四方鼓舞至於清明朝廷分别邪正斥遠奸佞鋤去彊梗皆妙慮神斷優游閑暇不出於喜怒不見於言色而天下之善惡

已辨是非已正矣何其感歎然於此時臣切恠天地之和氣尚或未應忠臣義士之論尚或未平此其故何也臣嘗究之蓋天下之元惡猶有稽誅天下之大奸猶有漏網而國法猶有未正此中外所以猶未厭也國之失政莫大於使姦惡幸而免令論其大者則前日之四三臣是也臣待罪風憲雖知觸權幸言出而患入然臣有言責貪報恩遇則何卹乎身之危哉謹為陛下言之王中正元豐四年將王師二十萬由河東入界計其隨軍

費運役兵民夫通數十百萬衆矣中正徘徊於境上殆半月而後翺翔乎疆外頓沙漠而不進公違詔書不赴興靈會師之約天寒大雪士卒饑凍坐使物故十之七八古之將帥固有無功而還者猶然當保完師旅歸報於國今精兵勁騎一無所施自取狼狽死亡殆盡按之軍法宜即顯誅中正略不自劾請罪而先帝以天地之量無所譴訶又遣使賜予問勞然後中正徐徐求閒局厚俸自佚而去此國法未正者一也李憲之於熙河貪

功生事一出欺罔朝廷之威福柄令持於其手官吏之
廢置用舍出於其口監司帥守而下事憲也如父兄而
憲之頤指氣役之也如奴隸縣官財用聽其取與内之
府庫金帛轉輸萬里外之生靈膏血漁歛百端傾之於
憲如委諸壑出沒吞吐神鬼莫見而一切不會于有司
興靈之役憲首違戒約避會師之期乃頓兵以城蘭州
遺患今日及永樂之圍憲又逗遛不急赴援使數十萬
衆肝腦塗地罪盈惡貫不失於總兵一路此國法不正

者二也宋用臣奮其私智以事誅求權奪小民衣食之路瑣細毫末無所不為使盛朝之政幾甚於獘唐除陌間架搨地之事傷汙國體不卹怨讟其出入將命捷若風火務以巧中取悦事無不諧動畫密旨故擅作威福侵凌官司冒昧貨財更無按籍都城為之憔悴商旅所以不行瘡痍蠹害至今棼然而莫能理然亦不失享禄于善地此國法不正者三也石得一領皇城司夫皇城司之有探邏也本欲知軍事之機密與夫人姦惡之隱

匿者而得一以殘刻之資為羅織之事縱遣伺察者所在棊布張穽而設網家至而戸致以無為有以虛為實上之朝士大夫下之富家小人飛語朝上而暮入於狴犴矣有司無古人持平守正之心以謂是詔獄也成之則有功反之則有罪故凌辱箠訊慘毒備至無所求而不得無所問而不承被其陰害不可勝數於是上下之人其情惴惴朝夕不敢自保而相顧以目者殆十年皆得一發之令不失厚俸安坐此國法不正者四也是四

人者權勢鋒燄震灼中外毒流于民怨歸于國宰相執政知而不以告於上諫官御史懼而不敢論其非幸而出於聖人在上之時以先帝神武英氣鎮壓其姦不然其為禍患豈不若漢唐之宦官哉以堯之聖不免四凶之在朝至舜起而後誅投之孔子為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然先帝未及肆其誅于市朝而以遺陛下陛下所宜以舜之事自任今閱歲時尚不聞以典刑詔有司臣未諭也伏乞聖慈以臣章付外議正四罪暴之天下

而黨之以明國憲以服天下謹具彈劾以聞

論新法進流民圖　　　　鄭俠

臣伏覩去年大蝗秋冬亢旱以至于今經春不雨麥苗焦枯黍粟麻豆粒不及種旬日來街市米價暴貴羣情憂惶十九懼死方春斬伐竭澤而漁大營官錢小求升米草木魚鱉亦莫生遂蠻夷輕肆敢侮中國皆由中外之臣輔相陛下不以道以至于此臣切惟災患有可名之道無可試之形其致之有漸而來如疾風暴雨不可

復禦流血籍尸方知喪敗此愚夫庸人之見而古今比
比有之所貴於聖神者為其能圖患未然而轉禍為福
者也方今之勢猶有可救臣願陛下開倉廩賑貧乏諸
有司斂掠不道之政一切罷去庶幾早召和氣上應天
心調陰陽降雨露以延天下萬姓垂死之命而固宗社
萬萬年無疆之祉君臣際遇貴乎知心以臣之愚深知
陛下養愛黎庶甚於赤子故自即位以來一有利民便
物之政靡不毅然主張而行陛下之心亦欲其人人壽

富而躋之堯舜三代之盛耳夫豈區區充滿府庫盈溢倉廩終以富衍彊大勝天下哉而中外之臣略不推明陛下此心而乃肆其刀鑕劓割生民侵肌及骨使之困苦而不聊生坐視夫民之死而不恤夫陛下所存如彼羣臣所為如此不知君臣際遇欲作何事徒只日超百資意揩氣使而已乎臣又惟何世而無忠義何代而無賢德亦在乎人君所以駕御之如何耳古之人在山林畎畝不忘其君其芻蕘負販匹夫匹婦咸欲自盡以賛

其上陛下之朝臺諫默默具位而不敢言事至有規避
百為不敢居是職者而左右輔弼之臣又皆貪猥近利
使夫抱道懷識之士皆不欲與之言不知時然耶陛下
以使之然耶以為時然則堯舜在位便有夔契湯文在
上便有伊吕以至漢唐之明君我祖宗之聖朝皆有大
忠義大賢德之臣而在中外君臣之際共腹心手足然
君唱於上臣和於下主發於内臣應於外而休嘉之德
下浸于昆蟲草木千百世之下莫不欣慕而傚則之獨

陛下以仁聖當御撫養為心而羣臣所以應和之者如此夫非時然抑陛下所以駕馭之道未審耳陛下以爵禄駕馭天下忠賢而使之如此甚非宗廟社稷之福也夫得一飯於道傍則遑遑圖報而終身饜飽於其父則不知德此庸人之常情也今之食禄往往如此若臣所聞則不然君臣之義父子之道也故食其禄則憂其事凡以移事父之道而從事於此也若乃思慮不出其位尸祝不越樽爼治庖人之事牛羊茁壯會計當各以其

職而不相侵也至於邦國若否知無不言豈有君憂國危羣臣乃飽食饜觀若視路人之事而不救曰吾各有守天下之事非我憂哉故知朝廷設官位有高下臣子事上忠無兩心與其得罪于有司孰與不忠於君父與其苟容於當世孰與得罪于皇天臣所以不避萬死冒干萬重之天閽以告訴于陛下者凡以上畏天命中憂君國而下憂生民耳若臣之身使其粉碎如一螻蟻無足顧愛臣竊聞南征西伐者皆以其勝捷之勢山川之

形為圖而來獻料無一人以天下之民質妻賣兒流離逃散斬桑伐棗拆壞廬舍而賣於城市輸官輸粟遑遑不給之狀為圖而獻前者臣不敢以所聞謹以安上門逐日所見繢成一圖百不及一但經聖明眼目已可咨嗟涕泣而況數千里之外有甚於此者哉其圖謹附狀投進如陛下觀圖行臣之言十日不雨即乞斬臣宣德門外以正欺君慢天之罪如稍有所濟亦乞正臣越分言事之刑甘俟誅戮

論李憲

鄧潤甫

伏見朝廷以熙河路鬼章為寇遣内侍省押班李憲往以秦鳳熙河路計議措置邊事司為名中外之論皆為憲雖名計議措置邊事而軍前諸將皆受憲節制其實大帥然自詩書以降迄於秦漢魏周隋上下數千載間不聞有以中人為帥將者此其故何也勢有所不便也蓋有功則負恃驕恣陵轢公卿何所忌憚無功則挫損國威傳笑四夷非細事也唐自肅宗以來未嘗以將帥

屬中人至明皇承平日久志大事奢稍委近習會南安蠻湶梅叔鸞叛而楊思勉請行遂許之然猶以光楚客為大都護及覃行璋亂黔中始以思勉為招討使雖有禽滅醜虜之功而唐之禍萌於此矣及代宗用魚朝恩拒史思明討僕固瑒而恃功闕命幾危社稷倚元載除之寒心者數月以程元振判元帥行軍司馬權震天下元勲故老皆見斥逐洎犬戎闕侵集天下兵無隻輪入關者此皆已然之效也至害闕時王承宗叛以吐突承

璀為行營招討處置使諫官闕鄜許孟容呂元膺段平仲白居易等衆對延英謂苦闕中人位大帥恐為四方笑乃更為招討宣慰使而承璀卒以無功輕謀弊賦得罪及後世區區踵其故迹而唐之禍有不可勝言者其源蓋起於開元也今陛下更易百度未甞以先王為法而忽降詔命以中人為帥縉紳士大夫皆莫知所謂夫以陛下之仁聖神武駕馭豪傑雖憲百輩臣等知其無能為也然陛下獨不長念卻慮為萬世之計乎使後世

沿襲故迹狃以為常進用中人掌握兵柄則天下之患又將有不可勝言者矣陛下其忍襲開元故迹而忘天下之患乎方今雖乏人然文武之士布滿中外豈無一人可以任陛下邊事憲出入近密荷國寵榮詔下之日大臣不敢言小臣不敢議臣等代匱憲府以言為職故敢盡其狂愚

代彭思永論濮王典禮　　程頤

伏見近日以濮王稱親事言事之臣奏章交上中外論

議沸騰此蓋執政大臣違亂典禮左右之臣不能開陳理道而致陛下聖心疑惑大義未明臣待罪憲府不得不為陛下明辨其事竊以濮王之生陛下而仁宗皇帝以陛下為嗣承祖宗大統則仁廟陛下之皇考陛下仁廟之適子濮王陛下所生之父於屬為伯陛下濮王出繼之子於屬為姪此天地大義生人大倫如乾坤定位不可得而變易者也固非人意所能推移茍亂大倫人理滅矣陛下仁廟之子則曰父曰考曰親乃仁廟也若

更稱濮王為親是有二親則是非之理昭然自明不待辨論而後見也然而聖意必欲稱之者豈非陛下大孝之心義雖出繼情厚本宗以濮王是生聖躬曰伯則無以異於諸父稱王則不殊於臣列思有以尊大使絕其等倫如此而已此豈陛下之私心哉蓋大義所當典禮之正天下之公論而執政大臣不能將順陛下大孝之心不知尊崇之道乃以非禮不正之號上累濮王致陛下於有過之地失天下之心貽亂倫之咎言事之臣又

不能詳據典禮開明大義雖知稱親之非而不知為陛下推所生之至恩明尊崇之正禮使濮王與諸父夷等無有殊別此陛下之心所以難安而重違也臣以為所生之父至尊至大雖當專意於正統豈得盡絶於私恩故所繼主於大義所生存乎至情至誠一心盡父子之道大義也不忘本宗盡其恩義至情也先王制禮本緣人情既明大義以正統緒復存至情以盡人心是故在喪服恩義别其所生蓋明至重與伯叔不同也此乃人

情之順義理之正行於父母之前亦無嫌間至於名稱統緒所繫若其無别斯亂大倫今濮王陛下之所生義極尊重無以復加以親為稱有損無益何哉親與父同而所以不稱父者陛下以身繼大統仁廟父也在於人倫不可有貳故避父而稱親則是陛下明知稱父為決不可也既避父而稱親則是親與父異此乃下人以邪說惑陛下言親義非一不止謂父臣以謂取父義則與稱父正同決然不可不取父義則其稱甚輕今宗

室踈遠卑幼悉稱皇親加於所生深恐非當孝者以誠
為本乃以疑似無正定之名黷於所尊體屬不恭義有
大害稱之於仁廟乃有嚮背之嫌去之於濮王不損所
生之重絶無小益徒亂大倫臣料陛下之意不必須要
稱親止為不加殊名無以别於臣列臣以為不然推所
生之義則不臣自明盡致恭之禮則其尊可見況當揆
量事體别立殊稱要在得盡尊崇不愆禮典言者皆欲
以高官大國加於濮王此甚非知禮之言也先朝之封

豈陛下之敢易爵秩之命豈陛下之敢加臣以為當以
濮王之子襲爵奉祀尊稱濮王為濮國太王如此則夐
然殊號絶異等倫凡百禮數必皆稱情請舉一以為率
借如既置嗣襲必伸祭告當曰姪嗣皇帝名敢昭告於
皇伯父濮國太王自然在濮王極尊崇之道於仁皇無
嫌貳之失天理人心誠為允合不獨正今日之事可以
為萬世之法復恐議者以太字為疑此則不然蓋繫於
濮國下自於大統無嫌今親之稱大義未安言事者論

别不已前者既去後者復然雖使臺臣不言百官在位亦非繼進理不可奪勢不可遏事體如此終難固持仁宗皇帝在位日久海寓億兆涵被仁恩陛下嗣位之初功德未及天下而天下傾心愛戴者以陛下仁廟之子也今復聞以濮王為親含生之類發憤痛心蓋天下不知陛下之孝事仁宗皇帝格於天地尊愛濮王之意非背以不義加之但見誤致名稱所以深懷疑慮謂濮王既復稱親則仁廟不言自絕羣情訩懼異論喧嚣夫王

者之孝在乎得四海之歡心胡為以不正無益之稱使億兆之口指斥謗讟致濮王之靈不安於上臣料陛下仁孝豈忍如斯皆由左右之臣不能為陛下開明此理在於神道不遠人情故先聖謂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設如仁皇在位濮王居藩陛下既為冡嗣復以親稱濮王則仁皇豈不震怒濮王豈不側懼是必君臣兄弟立致釁隙其視陛下當如何也神靈如在亦豈不然以此觀之陛下雖加名稱濮王安肯當受伏願陛下深思

此理去稱親之文以明示天下則祖宗濮王之靈交驩於上皆當垂祐陛下享福無窮率土之心翕然慰悅天下化德人倫自正大孝之名光於萬世矣夫姦邪之人希恩固寵自為身謀害義傷孝以陷陛下今既公論如此不無徊徨百計搜求務為巧飾欺罔聖聽枝梧言者徼兾得已尚圖自安正言未省而巧辯已至使陛下之心無由而悟伏乞將臣此章省覽數遍裁自宸衷無使姦人與議其指心用意排拒人言隱迹藏形陰贊陛下

者皆姦人也幸陛下察而辨之勿用其說則自然聖心開悟至理明白天下不勝大願

論經筵事　　程頤

臣伏覩自古人君守成而致盛治者莫如周成王成王之所以成德由周公之輔養昔者周公負扆作輔成王幼而習之所見必正事所聞必正言左右前後皆正人故習與智長化與心成今士大夫家善教子弟者亦招延名德端方之士與之居處使之薫染成性故曰少成

若天性習慣如自然伏以皇帝陛下春秋之富負上聖之資得於天禀而輔養之道不可不至所謂輔養之道非謂告詔以言過而後諫也在涵養薫陶而已夫惟一日之中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宮女之時少則自然氣質變化德器成就臣欲乞朝廷慎選賢德之人以侍勸講講讀既罷常留二人直日夜則一人直宿以備訪問皇帝讀習之暇游息之間時於内殿召見從容宴語不獨漸磨道義至於人情物態稼穡艱難積久自然

通達比之常在深宮之中為益豈不甚大竊聞間日一開經筵講讀數行羣官列侍儼然而退情意略不相接如此而責輔養之功不亦難乎今主上冲幼太皇太后慈愛亦未敢便乞頻出但時見講官久則自然接熟大抵與近習處久熟則生褻慢與賢士大夫處久熟則生愛敬此所以養成聖德為宗社生靈之福天下之事無急於此取進止

又論經筵事　　程頤

臣聞三代之時人君必有師傅保之官師道之教訓傅傳其德義保保其身體後世作事無本知求治而不知正君知規過而不知養德傳德義之道固已踈矣保身體之法無復聞焉伏惟太皇太后陛下聰明睿哲超越前古皇帝陛下春秋之富輔養之道當法先王臣以為傳德義者在乎防見聞之非節嗜好之過保身體者在乎適起居之宜存畏慎之心臣欲乞皇帝左右扶侍祗應宮人內臣並選年四十五已上厚重小心之人服用

器玩皆須質朴應華巧奢麗之物不得至於上前要在
侈麗之物不接於目淺俗之言不入於耳及乞擇内臣
十人充經筵祗應以俟候皇帝起居凡動息必使經筵
官知之有翦桐之戲則隨事箴規違持養之功則應時
諫止調護聖躬莫過於此取進止

又論經筵事　　　　程　頤

臣竊以人主居崇高之位持威福之柄百官畏攝莫敢
仰視萬方承奉所欲隨得茍非知道畏義所養如此其

惑可知中常之君無不驕肆英明之主自然滿假此自
古同患治亂所繫也故周公告成王稱前王之德以寅
畏祇懼為首從古已來未有不尊賢畏相而能成其聖
者也皇帝陛下未親庶政方專問學臣以為輔養聖德
莫先寅恭動容周旋當主於此歲月積習自成聖性臣
切聞經筵臣寮侍者皆坐而講者獨立於禮為悖欲乞
今後特令坐講乃與義理為順所以養主上尊儒重道
之心取進止

論開樂御宴　程頤

臣伏覩有司排備開樂御宴臣備員勸講職在以經義輔道人主事有害義不敢不言夫居喪用喪禮除喪用吉禮因事而行乃常道也今若為開樂張宴則是特為一喜慶之事失禮意害人情無大於此雖曰故事祖宗亦不盡行或以故而罷或以事而行臣愚竊恐祖宗之意亦未安故也自古太平日久則禮樂純備蓋講求損益而漸至爾雖祖宗故事固有不可改者有當隨事損

益者若以為皆不可改則是昔所未遑今不得復作前所未安後不得復正朝廷之事更無損益之理得為是乎況先朝美事亦何嘗必行臣前日所言殿上講說是也故事未安則守而不敢臣前日所言冬至受表賀是也臣前後累進狂言未常得蒙采用而言之不已者蓋職之所當不敢曠廢伏望聖慈特賜聽納自中降旨罷開樂宴直候因事而用於義為安

上太皇太后書　　程頤

臣愚鄙之人自少不喜進取以讀書求道為事于兹幾三十年矣當英宗朝暨神宗之初屢為當塗者稱薦臣於斯時自顧學之不足不願仕也及皇帝陛下嗣位太皇太后陛下臨朝求賢願治大臣上體聖意搜揚岩穴首及微賤蒙恩除西京學官臣於斯時未有意於仕也辭避方再而遽有名命臣門下學者促臣行者半勸臣勿行者半促臣行者則曰君命名禮不俟駕勸臣勿行者則曰古之儒者召之則不往臣以為召而不往惟子

思孟軻則可蓋二人者處賓師之位不往所以規其君也已之微賤食土之毛而為王民名而不至邦有常憲是以奔走應命到闕蒙恩授館職方以義辭遂蒙召對臣於斯時尚未有意於仕也進至簾前咫尺天光未嘗敢以一言及朝政陛下視臣豈求進者哉既而親奉德音擢置經筵事出望外惘然驚惕臣竊内思儒者得以道學輔人主蓋非常之遇使臣自擇所處亦無過於此矣臣於斯時雖以不才而辭然許國之心實已萌矣尚

慮陛下貪賢樂善果於取人知之或未審也故又進其狂言以覬詳察曰如小有可用則敢不就職或狂妄無取則乞聽辭避章再上再命祗受是陛下不以為妄也臣於是受命供職而來夙夜畢精竭慮惟欲主上德如堯舜異日天下享堯舜之治廟社固無窮之基乃臣之心也臣本山野之人禀性朴直言辭鄙拙則有之矣至於愛君之心事君之禮告君之道敢有不盡上賴聖明可以照鑒臣自惟至愚蒙陛下特達之知遭遇如此顧

效區區之誠庶幾毫髮之補惟陛下留意省覽不勝幸
甚伏以太皇太后陛下心存至公躬行大道開納忠信
委用耆德不止維持大業且欲興致太平前代英主所
不及也但能日慎一日天下之事不足慮也臣以為今
日至大至急為宗社生靈久長之計惟是輔養上德而
已歷觀前古輔養幼主之道莫備於周公周公之為萬
世之法也臣願陛下擴高世之見以聖人之言為可必
信先王之道為可必行勿狃滯於近規勿遷惑於眾口

古人所謂周公豈欺我哉周公作立政之書舉言常伯常任至於綴衣虎賁以為知恤者鮮一篇之中丁寧重複惟在此一事而已書又曰僕臣正厥后克正又曰后德惟臣不德惟臣又曰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是古人之意人主跬步不可離正人也蓋所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故能習與智長化與心成後世不復知此以為人主就學所以涉書史覽古今也不知涉書史覽古今乃一端爾若止於如

是則能文宮人可備勸講知書内侍可克輔道何用置
官設職精求賢德哉大抵人主受天之命稟賦自殊歷
考前史帝王才質鮮不過人然而完德有道之君至少
其故何哉皆輔養不得其道而位勢使之然也伏惟皇
帝陛下天資粹美德性仁厚必為有宋令主但恨輔養
之道有未至爾臣供職已來六侍講筵但見諸臣拱手
默坐當講者立案傍解釋數行而退如此雖彌年積歲
所益幾何與周公輔成王之道殊不同矣或以為主上

方幼且當如此此不知本之論也古人生子能食能言而教之大學之法以豫為先人之幼也知思未有所至便當以格言至論日陳於前雖未曉知且當薰聒使盈耳充腹久自安習若固有之雖以他言惑之不能入也若為之不豫及乎稍長私意一作思慮偏好生於内衆口辨言鑠於外欲其純完不可得也故所急在先入豈有太早者乎或又以為主上天資至美自無違道不須過慮此尤非至論夫聖莫聖於舜而禹臯陶未嘗忘規戒至

曰無若丹朱好慢遊作傲虐且舜之不為慢遊傲虐雖至愚亦當知之豈禹而不知乎蓋處崇高之位儆戒之道不得不如是也且人心豈有常哉以唐太宗之英睿躬歴艱難力平禍亂年亦長矣始惡隋煬侈麗毀其層觀廣殿不六七年復欲治乾陽殿是人心果可常乎所以聖賢雖明盛之際不廢規戒為慮豈不深遠也哉況冲幼之君閑邪拂違之道可少懈乎伏自四月末間以盛暑罷講比至中秋蓋踰三月古人欲旦夕承弼出入

起居而今乃三月不一見儒臣何其與古人之意異也
今士大夫家子弟亦不肯使經時累月不親儒士初秋
漸涼臣欲乞於内殿或後苑清涼處名見當日講官俾
陳說道義縱然未有深益亦使天下知太皇太后用意
如此又一人獨對與衆見不同自然情意易通不三五
次便當習熟若不如此漸致待其自然是輔道官都不
為力將安用之將來伏假既開且乞依舊輪次直日所
貴常得一員獨對開發之道蓋自有方朋習之益最為

至切故周公輔成王使伯禽與之處聖人所為必無不當真廟使蔡伯希侍仁宗乃師古也臣欲乞擇臣僚家子弟十歲已上十二已下端謹頴悟者三人侍上左右上所讀之書亦使讀之辨色則入昏而罷歸當令二人侍一人更休每人擇有年宮人内臣二人隨逐看承不得暫離常情笑語亦勿禁止唯須言語必正舉動必莊仍使日至資善堂呈所習業講官常加教勸使知嚴憚年纔十三便令罷去歲月之間自覺其益自來宰臣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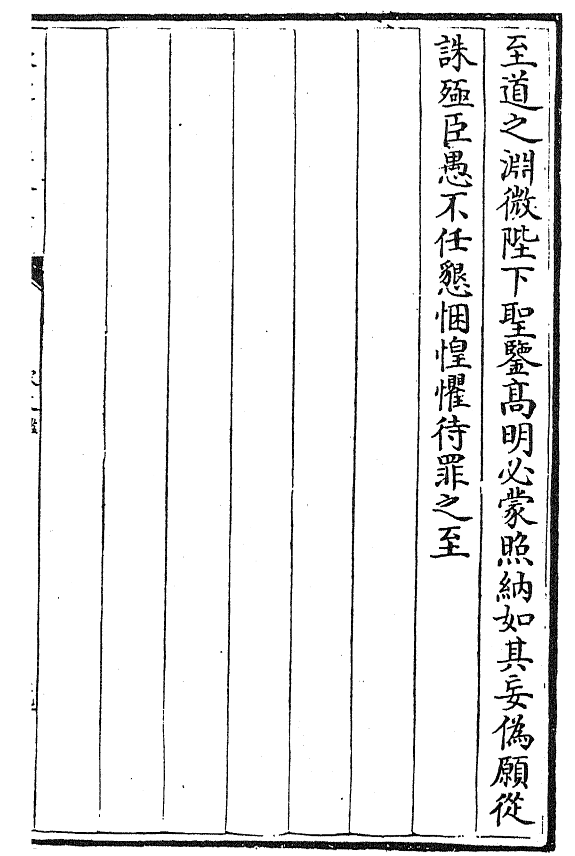
日一至經筵亦止於黙坐而已又間日講讀則史官一人立侍史官之職言動必書施於視政時則可經筵講肄之所乃燕處也主上方問學之初宜心泰體舒乃能悦懌今則前對大臣動虞有失旁立史官言出輒書使上欲遊其志得乎欲發於言敢乎深妨問學不得不改欲乞特降指揮宰臣一月兩次與文彦博同赴經筵遇宰臣赴日即乞就崇政殿講説因令史官入侍崇政殿説書之職置來已久乃是講説之所漢唐命儒士講論

亦多在殿上蓋故事也邇英殿迫狹講讀官内臣近三十人在其中四月間尚未甚熱而講官已流汗况主上氣體嫩弱豈得為便春夏之際人氣蒸薄深可慮也祖宗之時偶然在彼孰為典故殊無義理欲乞今後只於延和殿講讀後楹垂簾簾前置御座太皇太后每遇政事稀簡聖體康和時至簾下觀講官進說不惟省察主上進業於陛下聖聰未必無補兼講官輔道之間事意不少有當奏禀便得上聞亦不可煩勞聖躬限以日數

但旬月之間意適則往可也今講讀官共五人四人皆兼要職獨臣不領别官近復差修國子監太學條制是亦兼它職也乃無一人專職輔道者執政之意可見也蓋惜人材不欲使之閒爾又以為雖兼它職不妨講讀此尤不思之甚也不敢言告君之道只以告衆人言之夫告於人者非積其誠意不能感而入也聖人以蒲盧喻教謂以誠化之也今夫鍾怒而擊之則武悲而擊之則哀誠意之感而入也告於人亦如是古人所以齋戒

而告君者何謂也臣前後兩得進講未嘗敢不宿齋豫戒潛思存誠覬感動於上心若使營營於職事紛紛其思慮待至上前然後善其辭説徒以頰舌感人不亦淺乎此理非知學者不能曉也道衰學廢世俗何嘗聞此雖聞之必以為迂誕陛下高識遠見當蒙鑒知以朝廷之大人主之重置二三臣專職輔道極非過當今諸臣所兼皆要官若未能遽罷且乞免臣修國子監條制俾臣夙夜精思竭誠專在輔道不惟事理當然且使天下

知朝廷以為重事不以為閒所也陛下擢臣於草野之中蓋以其讀聖人書聞聖人道臣敢不以其所學上報聖明竊以聖人之學不傳久矣臣幸得之於遺經不自度量以身任道天下駭笑者雖多而近年信從者亦衆方將區區駕其說以示學者覬能傳於後世不虞天幸之至得備講說於人主之側使臣得以聖人之學上沃聖聰則聖人之道有可行之望豈特臣之幸哉如陛下未以臣言為信何不一賜訪問臣當陳聖學之端緒發



至道之淵微陛下聖鑒高明必蒙照納如其妄僞願從
誅殛臣愚不任懇悃惶懼待罪之至

宋文鑑卷五十八